穆堂初稿

穆堂類稿卷之二十九

臨川　李紱　巨來

記上

御書奉國馨心堂額恭記

雍正元年春夏之交山東雨澤愆期漕涸船阻六月初三日部臣請依前例遣部院堂上官滿漢各一員赴漕河催趲初五日奉

旨命吏部左侍郎臣傅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紱往董其事臣紱聞

命憂懼謂非大雨時行莫能催也乃

聖德動
天命下而雨是日
陛辭即霑灑霡霂明日出都滂沱如注行七十里至良鄉始
休又明日至河間行潦截塗遇河臣遣人飛奏雨澤云
山東亦以是日大雨河道深通矣狂喜奔馳晝夜催趲
自是每漕渠稍淺時雨即至九月初七日尾幫盡抵天
津衛艫貫舳惟楊村以北潞河秋涸駁船不敷躊躇却
顧必仍有凍阻者值漕臣入京屬其奏請截留尾幫
諭令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及滿漢倉場總督直隸巡撫議
覆直撫堅持不可漕臣莫能奪廢然而返　臣敬飛疏再

請次日至京親奏王大臣仍執撫臣前議荷蒙
天恩特允臣奏俾令親至天津督理旬日事集軍船盡得還
南復
命之日
天語褒嘉倍逾倫等即日
親灑宸翰書奉國罄心四大字以賜御墨淋漓捧歸私邸瞻
仰之下感激涕零不知何以得此於
聖主也竊惟人臣事君致身而已身所可致此心而已心之
智愚存乎材質至於罄竭人皆可勉智不罄心無補於
國愚心能罄亦必有少補焉自惟愚昧材不逮人惟罄

寸心以誠補拙此夙昔所自矢也顧事顯易知心微難見骨肉之親暱就之友猶或莫諒況君臣之分尊卑濶絕欲九重之上鑒百爾之心惟古昔明良之盛乃能有此臣何人斯獲茲遭際況截漕之役實由

皇上加天之仁閔運丁涷阻之苦至誠至切上格

穹蒼故起米之日風日晴和旣固之餘雨雪稀少又蒙

天恩斷自聖心忘臣疎賤踰尊踰戚排眾議而用之所請輒

行官盛任使用致

天人効順幸免隕越蓋皆出自

聖謨臣特偶㕘奔走乃蒙

宸翰獎借嘉其愚而取其心此臣所爲早作夜思屏營踧踖

淺尠而莫能報也謹拜手稽首記受

賜之由傳之子孫永寶勿替且俾天下後世爲臣子者咸知

此義苟能虔心奉

國雖甚愚陋亦不遺於

聖明也臣淑恭記

御書北堂鶴算匾額恭記

雍正二年夏四月臣紱奉

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頒行

陛辭

天語俯詢臣母年歲併及赴廣西驛路即蒙

御書北堂鶴算四大字寵錫臣母俾臣馳驛迂道過里門恭

捧

宸翰還家因以迎養又

特賜臣母素珠紫貂錦緞紗紬等物並

尚方珍御便蕃優渥實古來臣子所希遘而臣以謭劣蒙

受
聖恩施及老親至於如此每一念及中夜徬徨莫知所以圖
報三年秋九月奉
命移節總督直隸四年冬十有二月內轉工部右侍郎五年
春三月奉使廣西貴州清理土司事是秋落職冬十有
一月下吏議特蒙
天恩寬貰俾纂修八旗志書連歲馳驅訖無寧晷
奎章璀璨什襲供奉未遑裝潢去秋稍暇乃始得裝爲鉅軸
今年春賫奉高堂爲壽蓋是歲臣母年躋八旬回溯拜
賜之日七年於茲矣記憶

聖主親灑宸翰時面奉
諭旨朕書此四字以賜汝母欲其多壽俾汝得長爲國家効
力耳今臣母幸康強如昔誠如
聖諭而臣奉職無狀莫能報稱雖昕夕孜孜未敢乞歸一拜
家慶區區書局微勞不足仰答
天恩於萬一也小雅四牡之詩毛傳謂思歸者私情也靡盬
者公義也鄭氏箋曰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其箋第四章五章則曰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故作此
詩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成周盛時君體其臣臣
忠其君者如此今

聖主俯詢及於臣母不待將母來諗因奉使公事俾迂塗迎養不至於不遑將母已過於成周盛王之恩矣至御書以賜臣之父母則三代時所未有也臣於有周之士無能為役敬瞻宸翰恧然慚惕然愳惟有奕世永寶子子孫孫無忘報効而已雍正八年春王正月人日臣李紱恭記

遊梅田洞記

癸未春余以明府韋齋張公之聘至永新縣聞梅田洞之奇忻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冢宰崧遊記讀之益想見其奇居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復來過歲大饑不可以遊既秋禾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歸舟經日暉橋於洞爲近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中飯已舍舟從輿不二里遥見巑岏三峯拔起平疇中則梅田山也山頭皴文亂白如殘雪餘皆深黑不可辨又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爲古松既至央然一笑蓋皆黑石豎者果尋臥者連畝若奔若蹲若伏若起

若勇而鬬若蹲而倚若挽而犇升若逐而旅至怪詭譎怪莫可窮詰間爲人取去新瘢參錯則所見亂白如殘雪者也循山後而南爲玉虛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數千人絶地十數丈腹刳如陶器漸歴以達於頂有竅徑數尺天光迸入石作淡金色半腹有圓白於小鷄子光與日爭者相傳爲夜光之珠暮輒晃然㬠一洞或連梯取之即失所在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爲石田左有石方而長者爲石牀漸黑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戒從者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璀璨仰睇嵌空谽谺如蠭房蟻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傀動盪驚其奇益火再進

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立者爲石房攀緣而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洄複朱丹晶瑩不定爲石池俞從者負以過蝙蝠益多垂乳益奇其右有石凹其中懸乳百尺本纖而末洪鬚鬖下注者爲石乳窟再入則洞岐漸多莫知所嚮火且盡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見四翁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爲合璧洞外闊兩門中通爲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岩岩下有石類人而肥者爲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滌山趾而西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甕口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璧

以火燭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爲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漫四垂枝條豐蔚爲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爲也下有平石僅二尺乳頭迸出如碁子爲石碁枰旁一石空中仰受飛泉鏦錚不溢爲仰天盆其圓者如石鼓對立狰獰者爲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爲雲版石土人云洞底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卽伏不動烹食之功勝鍾乳縣志載唐天寶中有言洞藏妙寶眞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遊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爲境奪惝怳不自任神仙

之事吾嘗疑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即此已絕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殷從者戲以紙礮相接投之如山崩海嘯玉虛閟而哆其聲散類鼓簧仙合壁深而弇其聲聚類鐘皆得世所未聞其肌丹而乳碧類朴屋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入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游者日至以此洞之恢奇而棄於荒寒汨沒之陬牛羊之所息樵夫牧子雜聚而休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人者固可以一二計也哉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已倍之而於洞之奇猶未能百

一也然則天下之負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

又寧可以耳目測耶

六過廬山記

余年二十讀桑喬所爲廬山紀事愛之願得一遊貧非能也後三年尋伯兄之武昌徒步走雪中取徑黃龍山竟日不得食過東西二林度虎溪橋寒慄無人色望寺燈半明滅賦詩自遣夜抵太平宮偃臥旅舍藉亂草爲席脫濕衣覆足冰雪鎗然有聲明旦冒雪行望香爐諸峯廢然徑去至楚不遇益困因人以歸尺寸不自主由廬山後掠坡陁四十里至大孤塘路人漫指五老峯天池諸勝靑出雲表悵望而已又十年戊子歲舉於鄉公車北行過廬山去試期甚近同行者牽率逼迫亦不及

遊明年己丑成進士學習史館庚寅請急省覲出浙江以歸辛卯抵家是秋兒子孝源舉於鄉冬攜以北誤傳散館有期疾趨過廬山又不及遊丁酉典試雲南歸由湘江迂道過家時向臘假裝還

京師弟巨州兒孝源並以計偕從行十二月二十二日過廬山去會試時益廹又雨雪其不得遊如故也今歲己

亥春二月奉

命祭告南海道又出廬山念

祀典重大將事方嚴不敢作遊山計三月初九日由黃梅過孔壠南望江外𧮬然高亘半天則廬山也心怦怦動疾

行二十里過江宿九江府明晨微雨戒行望山色上下與天地漠漠一形却顧八騶導擁車騎歷碌隱隆山間爽然自失此蓋昔人所請爲塵容俗狀者山靈之深藏固匿豈不宜哉戲作小詩自責天漸霽雲開雨歇山尖縹緲隱見至東林早飫輟車騎過寺憶昔遊如夢寐訪陽明先生題壁詩和之亭午至通遠驛問圓通寺甚近騎馬往遊林壑幽深軒窗爽豁寺建於南唐後主僧目爲祖庭今老僧杲堂主之年八十餘談山中風景亹亹可聽因詢近地有可遊者乎僧言石耳峯甚近遂具筍輿緣仄徑而上約五里至峯頂望夕陽在履舄下東北

望馬耳峯南望雞籠諸山簇擁若兒孫拜其高脅惟東南五老諸峯崢霄切雲亦僅若比肩儕言此峯之高止及五老之半狹此望彼故若相等也半峯有石洞深阻叢木封其外宛若人耳殆以此得名王梅溪謂峯多石耳故名非也石耳不獨此峯有也紅杜鵑花照耀山谷又有黃藍二色他境所無山中皆種茶循茶徑而下至清溪溪傍小菴門額爲明弋陽王題書法秀健菴僧前導遊清溪泉石鏗鞫作響溪上大石長徑數丈爲天然石橋僧以所擕瓶甃就橋下汲泉置石隙間拾枯枝煎泉拯林間新茶烹之泉冽茶香風味佳絕布磈橋面羅

列山果桃乾杏脯梨栗瓜姜並取諸山中無一物自塵
市至者僧侈言山中所需咸具無求於人意頗羨之仰
視溪旁石壁矗立拄天古苔如錦纈爛然類窺溪泉作
懺瀑三叠與白雲相亂四周林木高皆十數丈蔽虧日
影恍然不知身在何境此峯於廬山未及百一其能移
人情已若此乃知古隱者流長往而不返非無所樂而
能然也日暮歸驛館嗒然若喪覺軒冕信爲天縶已復
自思三極之道各有所事若止求自樂何以立人極孔
席不暖墨突不黔聖賢之心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惟
是山水之樂儒者不廢而余獨以公私奔迫六過此山

而不能爲旬月之遊固宜見哂於山靈耳輒記其岩畧

志余媿焉

告行雜記

告行于常所往來遊之始事也記亦于是始歲辛巳七月將之江南初十日抵瀅溪淡齋別吳博君遂與博君同訪遊昆源于琇水園暑甚就芭蕉蔭坐商遠遊事二人皆踴躍勸行久之蕉影移則柳影芙蓉葉影竹影補其闕紅日外圍不能入綠光滿衣顧視君準問各作紫赤曜流宕上下二子誦遺歸詩曰毋久違此綠天境中既午飯見舅氏吳登于先生出贈行序曰勉之日且西遂過甘山別洪先生一翦坐至夜分各成一詩月華益清露氣塞空下人如抱冰遂寢十一日與洪先生過青

進菴越平疇而西皆深林曲溪行高山中望天廣僅丈許泉聲樹聲鳥聲秋蟬聲相競起响影變眩至白水漈漈高不一里而勢甚峭飛泉下激澗中石皆猙獰仰受濺沫洒昌陽諸草動搖不息成微風行者休焉越漈緣岩曲折張蓋俯行蘆葉中前後相去數武即不見峯迴樹合境益險仄至姑嶺則向之高峯皆繞郡而立晴日滿天遊者目迷漸下透迤出谷越小溪無橋亂石十許錯列水中命趾如步罡而渡緣山脇再折至菴鐘磬闃然僧它出飯已猶不歸題壁記名姓而去遂獨之白楊寺途靜日晡忽濃雲如危峰西起插天日盡匿疾行至

寺亦竟不雨夜僧熟也設茶於月明中話久風起山遥星漢蒼然如墮始罷次日踰嶺過東源予不到東源七年見溪山故樹木廬舍宛宛如故交既至舊所見僧皆不識問客所從來蓋幾時余未髯也夜得家人書內子病次早使晨歸視廿三乃復往姑軒別傳聖涯既見道所以躍然喜已而攢眉曰奈行賫何予笑應姑復遊之聖涯曰此行非久別然遠別也別語難須勝地吐之遂同至羅池觀水池壘石爲高圯水從高下與石鬭不勝則復激上又不能上遂散飛而遁聖涯狀其响曰晴雷色曰秋霽環池皆荒湖菼芡菰蒲與暮煙相亂已而晚

霞起漸高至半天如萬家連燒湖光烟景飛潛皆變心目暢然昏黑乃返明日歸聖涯曰別路更難仍覺勝處排遣之因紆道觀連理木木纔二尺即分為兩支又二尺復圓拱而合渾然無迹中空如所畫太極圖稍遠至鯉魚石石處山面鬐鬣皆具宛然魚也傍有洿穴水深僅尺許久晴不涸名養魚水云至王散橋遂別八月三日始促裝行

自撫州府城至鴈潭記

道故不之府城以六弟試事念其弱也狥道送之留府城三宿初六日襆被出城過文昌橋積雨新漲橋與波會勢若浮動至千金陂大水陂沒呼舟洄旋而渡過松湖復微雨四望淒濕如晚春悵然孤行泥甚舍路穿林間與蛙雀亂行數里許所聞睹皆非耳目素習亦悶中幽趣雨漸息就道秋田數十里桑麻滿野籬多以槿樺皆花倦眼爲之明又渡至許灣灣爲通市四方賈人所集喧雜摩擊垂首疾趨過之日斜至臭塘驟雨如注匿樹下不可復走至空舍避雨者數十人皆樸野相顧錯

睰如麕鹿雨歇寂然散去是日宿波源橋遇同鄉人飲以酒許寄任所負衣被又行二日至西門石別去遂獨至䲹潭䲹潭多荷漬池接渠既秋猶花葉死生相半離披高下風翻波宕夕陽零亂勢若千里然急於買舟不暇熟觀矣

潭至弋陽記一

初八日登舟舟人病目舟數與岸觸纜引之上波推之下顛動如覓沒然急呼引纜人擲纜聽其倒流里許始定同舟人各持篙槳佐之行僅十里至石鼓泊焉石鼓山也山全體皆石絶似鼓夜聞浪聲統如咸以爲鼓聲云明日至金沙又明日至貴溪縣日行不能三十里同舟皆悶舍舟登陸尋勝地散行貴溪山皆石奇譎詭異往往嵌入數丈或在山顛或山腹山趾爲岩不一初行山間至小隱岩而兩山合岩在後山之趾前山高削如屏樹木下蔭岩中小菴幽絶望天不見取岩下積水光

爲明山嶺飛泉如雨下注積水中鏦錚如鐘磬笙竽互作遊者呼爲天樂石壁苔鮮中題咏甚衆緣後山東出有石闌曲折而上至山頷一岩曰師子穴勢高俯信州江在其下一望無際隔江城郭山村沙渚歷歷滿眼小隱與如師子曠如皆絶勝再北至五面峰峰高而峭如刀削五面如一故名顛有屋數間叢竹四周與外隔絶既下至一綫天兩山上合而下微隔成洞洞中有石曰龍舌舌上下皆可俯緣而入既入兩山復稍稍開望天纔一綫耳大呼則兩山互應若將崩悚息里許始出遂登舟十一日泊舒家港荒濆斷岸淡烟苦月望隔河林

木都若浸入水中僾寂不寐明日日晏始放舟水漸枯
澁復登岸平疇百里桑麻深綠柏林尤盛交柯鬧菜烟
日鬧薇同行或拾取莧陸雜菜爲樂田夫馴愿可喜問
土名曰烏金米云倘徉久之積悶暢然是日至弋陽縣

永新知縣張公臨行記

知永新縣事韋齋張公爲民除積世之患會大憝建議設兵於西鄙之阻其利可百世乃竟以是落職邑人聚譟罷市塞城奔

行在乞留再四不報將歸矣尋以發官粟賑饑民貧者不時償被劾不得行士民感憤設櫃於公生祠義助且千金始庇然言歸以今八月將飭裝永新人士聚而言曰公有功於吾邑也大矣以爲民請命棄其官又以發粟賑民而淹於此雖繼粟繼肉於今三年匪報也今眞歸矣公歸不復其若何或曰吾將製錦屏志之以詩歌其庶

幾乎或曰吾將繡公衣列姓名焉庶用識不忘哉於是先行二日薦紳先生暨弟子員具鼓吹列隊送錦屏請公寓舍前設綵亭莊嚴妙麗金汁大書其額曰義山慈父張樂就坐公醼有頃耆民率子弟數百人送錦衣張樂治具如前羅拜稱觴無算爵歡竟夕明日新營軍士、歌樂壽公作甘涼西音蹈舞竟日又明日公晨起徒行遍謝士民士民焚香清道綵輿列仗中置食案手卮酒者百數雜沓拜跽進公難擁擠不得行老者泣下公亦愴然爲卒數十爵至不可支始就輿不數十武復設餞具如前人益衆歔欷太息者千數皆跽仍進譁奉觴歡

侑久之至城門則衢巷塞人肩相摩或喪屐衣有裂者向晡公始登舟皆環拜於岸瞻之不忍去則皆買舟追送數十里旣越境始參差返初公醼前一日大雨水溢東南二門橋皆沒或疑遠鄉不能來向晚則衝雨走百十里而集者百餘人車馬不得行則皆徒跣褰裳以至幾溺不止雨亦旋歇比行霽旭暄姸歌呼溢里巷皆作春色送者旣返歷昨餞地淒淸掩泣山川蕭條眞秋氣矣人心悲愉幾於轉移天地噫異哉嘗疑史冊所書上所以化民與民之所以德上或文者之過以今觀之信不誣矣且公之所以感民者皆國法之所爲致罪焉

者也民之心其不可同於國之法乎昔公鄉先正范文正公有云居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以罪而致民感之如此信乎其不可無哉

西陂家慶圖記

西陂者吏部尚書宋公先生里居之別業也公撫吳時嘗作西陂魚麥圖有清夢落西陂之句又三年入統百官始得

予告還里相羊西陂間今春以

皇上周甲之年安車入覲而公亦且躋八十與八柳恭作西陂家慶圖獻公公以屬臨川李紱記之紱展睇而歎曰盛哉家慶乎仕宦君浮海然危檣高艑蓬勃於風濤中泛泛然莫知所居休於家焉而後慶可知也公以相門子敭歷中外五十餘年而後致政𫝊歲長子以督學之

命道過里門次子亦以晉落四川迂途覲省而季子方
以庶常侍養於家諸孫玉立尙不及盡圖也一門導擁
放舟明湖散策花塢仰烟霏而臨浩淼昔年夢想於是
焉始慰圖家慶而冠以西陂乃眞可慶也歟雖然世亦
知所以致此者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公之家慶
如是則公家世所積可以知已昔公撫吾江右廉以率
屬慈以愛民惠周於日用飮食之微變定於俄頃呼吸
之際至今父老歌思恍然若聞公謦欬見公於眉睫者
二十年如一日公所積又如是家之慶其有艾乎公嘗
語敉西江人愛我今雖老尙擬爲匡廬之遊斯言果耶

吾知黄童白叟夾道讙呼扶攜而瞻拜者當不異溫公入洛時又將傳爲盛事寫以丹青匡廬多隱君子必更有高文爲公記之

趙北口舟行記

庚子春

命典浙江鄉試以六月二十九日至趙北口大雨後湖堤泥淖深者近二尺肩輿不得行汎小舟由堤以南延緣葦間雨氣澄澹草樹新出於沐陰雲斑駁日光不見蘋末微風水波鱗皺颯然如新秋去岸稍遠水漸清一溝斜入深碧左右葦蒹森發其淺者爲葛陽草苗葉類水稻垂垂吐穗舟人云實如半針粉之爲餅餌葦皆有課此草恣民收采貧者賴焉其草以苫屋縝密勝他草云葦深緣葛陽淺緣厝交相陵賠折而南水加廣溼漵岐出

荷花散漫菱芡間荷已過盛蓋晚出者花瓣細瘦萼不過數重然風致綽約可喜若麻姑毛女無綺羅之修而清癯殊勝又如羽人高士脩然修潔飡霞吸露軒舉於霄際也迤南一灣稍盛紅光橫亘綠葦下花與水中影相映發蜿蜒連蜷若雌雄虹霓光景奇絕折而東望湖堤九橋遙見其五舟與第六橋直洞瞰堤北綠影與天相際稍西復南行荷花參差連六七里不絕余折取數朶置舟中持其一凝坐船舷與水相映若荷逐舟移不覺爲折枝也笭箵斷薄取魚具處處有之洲渚頗有居民時聞雞犬聲出葦荻間藝植亦能一有藝藍者臨水

處行在列巨缸數十詗之蓋漚藍云蕩漾久之日陰如故風益清遠鴐鵝魚翠不畏人時時掠舟過鵁鶄聲尤厲漸東近堤行堤柳綿連三四里濃綠茂密如頹雲黯霧舫歷江岸鳥鵲聒噪盈耳余初聞雞犬聲若在村莊旣聞蛙聲若徘徊故鄉水田間及聞鵲喧又若山行計時僅半日行可十二三里乃千聞百睹耳目變眩莫能測如此顧念京邸羈棲日驅馬蹴塵烈日中歸輒作惡數年來疊有遠行丁酉滇南行萬里昨歲粵東行八千里今復為此行藉使車所至涉歷山川心開目朗追憶少賤從長老山林之遊恍然可接非

聖上殊恩異數諛加菲薄烏得疊蒙

任使兼遊覩之樂於仕宦也哉吾聞浙江西湖之勝爲天

下第一余凡三過未遑縱遊今秋矢精力圖公事或幸

免隕越事竣時猶當放舟六橋上下覩今日必尤有異

矣

藍長青過獅山草堂記

戊寅春正月藍子長青約六日過獅山草堂因往待之日暮不至次日晡時乃至因笑謂長青是所謂今日卿至可謂人日者耶飯巳出步橋下纖月且西望平疇外林木窅然深碧無際長青顧獅山先生日是眞可隱也巳先生曰未也因導予二人循廬之西至蛾子橋曰君輩知有此乎橋跨溪流靜而無聲夾溪高樹修篁蒼深紆曲亂月入之穎岸若波光淪漣動蕩傍有荒池菱芡菰蒲之敗葉蔟聚可想去池數十步有小峰高可建精舍因相約他日志就小築其中爲吾輩聚首地毋忘也

豪飲十餘日長青歸余亦來三水齋思前日之聚恍然不可得夜有月獨步齋後倚短垣望之深溪高峰竹樹廻合前臨曠野三橋縱橫則波光月色又一蛾子橋也因念溪山之勝何地不可設施乃相與訂蛾橋乎且蛾橋之勝必待他日設施則當前之境將安用之吾知無所廸於前亦無所滯於後他日之設施未必固守今日之言即今日之待後日者又可以預度也聊輒記此以寄獅山先生以覘長青斯語然乎否也

重遊甘山寺記

東坡月夜遊承天寺謂世無閒人如彼兩人者夫月夜而不閒將索之何時時之不閒莫歲暮若耳余去歲以除夕前一日宿甘山今亦臘之廿三也急薪米酒肉者紛錯於塗乃獨能冒煙霜踏敗葉來此山中以覘東坡之閒果何如也然去歲來此適自楚歸今亦將有𨚗溪之行計兩歲爲日七百有奇僅於風塵中閒此兩日果得爲閒也耶且東坡亦有言對坐莊門不知當復有此日否雖東坡未嘗不歎閒之難得也嗚呼東坡而閒又不能爲東坡矣

修安福縣學記 代

古聖王所以治天下者不一其具而語其大端則井田學校而已二者俱廢於周衰顧井田一廢而不復而學校則暫廢而旋復既復而永不廢何哉蓋養之事粗而教之事精粗者可以與時變化而精者則非後人智力所能加損於其間乃名存矣而實或否制是矣而事或非則非其法之有汚隆而後人奉行之不力也古之教人必於學其文禮樂射御書數其行孝友睦婣任恤其德智仁聖義中和學之而有成則司徒賓而興之而齊治均平之材悉於是焉出其後衰也纂語言文字之末

以弋取富貴而毫無濟於天下諺以無實用相訾謷者
必曰書生或者不察遂疑學校非爲政所急而迭而後
之則何以異於爲坊不善者并以舊坊爲無用而廢之
也哉安福舊有學自宋以來創而修之者屢矣其創之
修之而記以文亦不一矣吾於其間得王鄒二公作而
深歎其有見於先王設學之大焉數文考庠序之廢興
以占天下之理亂以爲士之漸摩由學校而出而世之
爲吏者或不足以知之文莊反覆於俗學之弊欲邦之
俊髦來遊來歌循孔氏之敎率以中乎大侯之鵠由王
之說則吏知所以爲治由鄒之說則士知所以爲學予

承此邦之來攝篆始謁於夫子之廟榱題剝落道茀而不治慨然謀所以新之凡幾月竣事然後集邑之紳士而告以成功有進而言者曰廟不修久矣司吾土者多漫不加意公暫時分攝耳誰督責於是役者而首兢兢焉非實有見於先王政治之大者不足以語此願得一言記之以示來者予惟

國家當隆茂之會文教誕敷大小臣工孰不思奮一得爲鼓吹休明助況安福之士又可與有爲者自有明以來西江之盛甲天下而十三郡中吉尤稱首安福又褎然於九邑者也文章則彭文憲鄒泗山政事則張簡肅趙

莊靖節烈則李忠文劉忠愍而理學則鄒文莊王塘南
與三劉先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之有志者誠不患
於典型之或遠王之說予既以之自勉鄒之說諸生亦
思所以共相奮勵庶幾人知學校之不可以或緩而有
列於學者之不可以荒所事而失其實矣乎予既欲自
述其勸勸之意因與邑人士講明所以設學之本又慮
他人屬筆或徒失之侈也遂不辭不敏而記之以此

黄岡橋記

吉安郡城東去二十里有溪焉水石激盪可畏舊有橋曰黄岡上自交廣下達豫章吳越以抵於京師驛遞所經皇華四牡所馳驅而賓送行旅之往來居民之出入車轍馬跡負戴提攜相望於其間其不可一日而或廢也余以庚辰至廬陵訪地方興廢事則此橋圮數十年矣每春漲洶湧行者徘徊躑躅睢盱溪相望必迂道十數里乃達秋冬水落則架二小木其中溪廣數丈木細如椽梟梟欲絕集足翩翻若猱猨索非習於是者弗敢步武即習於是者苟有所攜持則必仍迂道如春漲時

余惻然思有以復之顧始至之日公私空匱日不暇給
明年捐俸錢二萬爲木橋以濟下措壯柱上布平板車
馬以無踰越三年乙酉溪流暴溢挾之以去而行者復
病明年大饑余買穀親歷八鄉以賑餓者復抵其地召
父老問疾苦則咸以橋請余曰嘻是誠非石梁不可也
立召匠石估料工費曰須錢二十萬歸署檢點虛槖盡
裁麄糲布素之資得錢八萬予之趣建工鄉之好義者
助所不足踴躍趨事明年而橋成行者稱善民磨石琢
碑請予記其成勞余蹙然曰無以爲也夫雨畢而除道
水涸而成梁先王之舊政而有司所有事不足言功且

爲善者毋近名吾誌吾之所惻然者使吾無慊於人人無憾於我而吾事畢矣雖功亦無所庸記有言於列者曰不然也古者關津橋梁各有經費司是土者舉而行之耳公節齋厨之資爲吾民永賴視古之爲政者事加勤不可謂非功且此非獨頌公也黄岡舊嘗有橋矣而有待於今烏知今不又有待於後耶不可無以示之雖公之功德宜永於百世萬萬無待於後而廬陵之大不獨一黄岡也天下之大不獨一廬陵也今使爲善者不復紀其事將何以爲教爲善者不得紀其名將何以爲勸禮曰報者天下之利也記之以爲教也亦以爲勸也

公惡得以小嫌自讓哉余俯而思聽然而笑顧謂爾民斯言是也即以斯言爲記諸義助者彙刻之碑陰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

臨川李紱巨來

記

修全州學碑記

州縣之學宜修亟矣就州縣論有尤亟者焉則文學最盛之區是也六書之義學訓教書亦曰惟斅學半蓋表立焉而人從而斅之故謂之學其表盛大則斅之者益眾天下之州縣多矣一布政司所蒞或逾百或六七十其中有文學尤盛者踔厲振迅諸州縣從而效之因同臻於盛是所謂百城之表也廣西州縣六十士府州縣

司肩寨又幾五十地可謂廣然指數文學之盛者必首
全州全之爲州當南條大山五嶺初盡起峯巒磅礴清
湘之源出焉秀靈含蘊盤礡在南荒而科名爵秩衣冠
文物之盛雖鄰晉吳越名州縣莫能過信乎爲廣西百
城之表其學宫之所繋尤當亟爲崇飾使極其盛以表
率他州縣使同臻於盛者也余撫廣之明年知州張君
以全學不修來告余即令亟圖之會
聖天子德音布告令天下修學以崇
孔子之宫有司首其事其郡之士大夫願助者聽於是張
君首捐銀若干州之賢士大夫若副都御史謝公翰林

學士蔣公等各視其力所能以助是歲冬告成事廟貌有嚴門廡整㦸禮樂之庫講誦之所莫不咸具張君列狀來請爲碑記余喜而歎曰全之學廣西諸州縣之學所視爲盛衰者也今旣修矣他學瓓而放焉吾見廣西之學並進於盛矣有安於不全若者是司牧之官不張君若其士大夫亦不謝蔣諸公若也其果可安乎哉全非猶是廣西所屬乎其令全獨抗衡於中土也雖然學修矣顧先王所以設學教民者近世寖失其初意學之教不徒爲科名爵秩之階梯也何以修於身何以見於世出何以爲名臣處何以爲良士載在大學小學之教

者可考也諸生能貫而踐焉乃無悖於設學之初意即

無負

聖天子崇奬學宫之盛心矣余既記其事又因以勉諸生使

進於古焉張君名學林江南丹徒人

梧州府義倉碑記

積貯非荒政蓋所以備荒也古之荒政皆臨事而爲之所然十二荒政首曰散利苟無積何由散則荒政非難備荒爲難也備荒之法其在遺人之掌乎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今積貯之法皆委之州縣蓋凶荒之用縣都之法而邦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之制無聞焉則古法之廢也多矣梧州在廣西東南開三江之水滙焉當交廣之衝從前制府駐節其地邦之舊

也橋稅視他府獨重門關在焉廣以東使者入境首至梧四方之商賈輻輳賓客羈旅獨梧爲彫區區恃縣都之委積固不足畢梧事也雍正二年六月余奉
命來撫廣西其秋七月梧州知府徐君來謁詢吏治民生所急則蹙然曰廣之東素仰食於西今歲東土尤歉廣西之粟汎舟東下尾相銜不絕梧逼近東省耗尤甚禁之則有遏糴之咎惟此爲要余曰遏之不可糴之可也粵西之粟義得急鄰不得急本地之民乎梧有門關之稅督撫責餽於梧銀歲以千計吾絲毫不取即以此立府義倉可也穀誠不能盡糴然利徒輸運間有據要津而

糴之者亦畏縮而不前矣徐君稱善飭亟圖之明年上
其狀凡糴穀三千石建倉若干楹屹然府義倉成且曰
是歲東土糴者果少沮梧穀賴以不耗皆公之教也願
記之以示來者余惟政治之利非謀之之難而任之之
難節上官無益之費備小民不竭之源吾誠不難爲此
顧有司當積弊之餘幸得寬其手足將補苴罅漏是急
何暇謀民生利病君能信吾言以門闗之餘爲邦之委
積沮糴者以恤民艱吾境之老孤有養四方之賓客羈
旅不憂其踵至焉蓋遺人之職備舉矣推是心而行之
豈獨遺人雖盡復古法可也徐君名嘉賓順天大興人

重修鎮南大關記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守者受法焉又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蓋設險之道若是其重也廣西越在南服重山密箐猺獞叢雜所在險阻而鎮南一關南臨交趾號爲要地馬新息銅柱在焉其地獨平曠無高山深林爲之阻固所恃者關而已

國家威德廣大悉土悉臣四裔款塞中外一體安南尤恭順於是關久不修漸就傾圮貢使歲款關往來是路雖

設險非

聖世所急然非所以肅觀瞻而重邊防也且恐內地細民間

潛出外境擾我藩服亦非我

國家所以懷遠人之心則宜修亟矣於是文武大吏蒞茲

土者料木石之値以從事於斯役今廣西按察使甘君

時方守太平兼攝南寧事南寧有橫榔小稅額課外得

羨銀千八百兩慨然曰關故太平地守甕故不得修今

旣有此羨願獨任之列請咸報可遂鳩工於雍正三年

某月日至於蔵事有佐其用有襄其樓斥堠營汛旣齊

旣牧南望銅柱兩高並峙洵天南之偉觀也

國家之事患無實心任之者耳無其心以衆人共謀一事而不足有其心雖一人獨任而有餘甘君信賢矣哉甘君諱汝來江西之奉新人由進士起家所至有廉能聲以吏部主事來守太平未幾遷左江道副使歷今職並
聖天子特簡其將來倚任固未可量云余方理裝北行甘君來請記遂質言其實以嘉甘君以勸來者庶毋廢斯績也時同事茲土與斯謀者兩廣總督孔公諱毓珣廣西提督韓公諱良輔左江總鎮梁公諱永祿義得並書

復修宣城書院碑記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學則無以化民而成俗而教之不合於古則猶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之爲制立先聖先師釋奠釋菜之宮而列齋舍以居學者齋舍與横通亦曰横舍蓋學宮南嚮横舍則東西嚮使諸生聚處以講道而問業之所也相觀而善則教之所由興獨學而無友則教之所由廢學記之法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曰羣曰師曰友則教學之法不可不聚處也明矣後

世昉古法立學國學而外郡縣莫不咸建學然未嘗聚弟子員於學宮其名列於學冊而已散而無紀疎而不親課無與爲程業無與爲考後世學宮之士德業之不古若職此之由也封疆大吏有加意於化民成俗者就昔賢講學之所立之書院拔諸學之秀者聚處其中延經明行修之儒爲之山長日省而月試之其事若狹隘而書院之士以聚處講貫而學業易成學成而散之各州縣皆足爲後學之師則其教也廣而民可化俗可成矣故書院非古而教法之合於古莫書院若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獎勵學宮之教清敎職廣學額天下之士

烝烝向風又

特命修復所在書院延立山長以課諸生有封疆之責者可

無加之意以仰塞

詔旨乎余奉

命來撫廣西

陛辭之日即請修書院以課多士考廣西舊志有宣成書院蓋宋經略使朱公禩孫建以祀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者理宗敕賜匾額後燬至元重建明初改爲臨桂縣學正統中御史劉公儁復建於縣學西弘治末提學姚公鏌移建府縣二學置田百一十畝明末復廢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教授高君熊徵請於巡撫郝公浴以
綠伯花園改建書院祀張呂二公因以課粵士其地在
縣學西即宣成書院舊址督學王君如辰爲記乃易名
華掌書院華掌郝公別號也院內有三賢祠祀郝公暨
王高二君余至粵親訪書院則垣頹瓦落鞠爲茂草既
詣三賢祠郝公與王高二君主皆無有惟張呂二公石
主在焉則郝公之所立也余惟郝公修復書院崇先儒
以勸來學非以自爲也如不欲復宣成之稱則必不祀
張呂二公矣王君徒欲以世俗生祠之陋推崇其長官
乃去今未幾而三賢之主失不可得則不惟無以成郝

公之雅志併其所爲推崇長官者而亦失之矣余亟命

臨桂湯令闢而新之聚粤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延鄉先

達學士蔣公爲之師仍署額曰宣成以復書院之舊又

修祠以祀張呂二公新郝公與王高二君主配食親致

祭焉無廢古蹟無棄前勞其所以修復古教學之法以

庶幾化民而成俗固亦郝公之志也比余有總督直隸

之

命委桂林知府王君經紀書院事而書所以修復之意使刻

於石以傳於不廢焉

無怒軒記

怒爲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爲難而怒爲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爲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即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

也軒無定在吾所恒止之地卽是以牓之

劉公提記

由吉安郡城南滸江四十里爲廬陵之曲溪其地濱大河外高中不恃長岸爲固河受章貢諸流歷十八灘盤渦轂轉而下洶湧潰射每山漲暴發潰壞無常衝齧瀰漫輒數十里損廬舍湮田疇無算甲申五月沙坑口決向所稱高岸舟楫縱橫村墟若滅若沒甚哉其毒也邑侯劉公行眎災傷咨嗟徘徊屬耆老而告之曰此堤宜修亟矣雖功大費繁非一手足之爲烈又爾民新出昏墊既病且急或不及謀此顧勢不可已余誠垂橐肅然願首捐薄俸爲士民勸其卽絜度廣長料計工值以告

民皆唯唯既公列災狀白大吏
上聞蠲歲租三之一明年民稍稍復業得少息肩以從事於
堤犨詣縣庭請公指畫公首出橐金若干付民經始多
方勸導民咸感奮儉者以豪怠者以敏士輸銀穀農具
捐𢬵不終歲而堤成方人士之復請於公也或曰是不
必在公雖仁藹然無長物吾民之私何忍以相累或曰
任哉公既仁必不以虛願謝民且非常之功必得上之
人一主持焉而後可以集事不謂公誠慨然乃今遂得
覩此堤之成也堤成之日民謀所以名之聚而言曰昔
杭鑿錢塘以紓海潮蘇公軾築堤以便行者民遂以蘇

公名堤陳公兆任守滑州築長堤以捍河患民賴以安全遂以陳公名堤今吾堤之成也始建議惟公首捐金惟公列災狀以寬常賦使吾民得留餘力以治此堤惟公多方勸導使吾民樂於趨事亦惟公此數美者皆公之有也其名之曰劉公堤可乎則咸曰允因琢石爲碑相與名且記之如此公諱廷瑛號定巖直隸廣平之永年人早歲以進士起家堤成之歲公治廬陵之七年丙戌也

貴州萬壽宮前殿碑記

滇黔蜀粤僻在西南山川險遠中土士大夫非宦遊率無由以至惟吾鄉人士遊於是者獨多黔處於粤蜀間又為滇門戶故遊黔者尤多易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以同鄉之人相遇於萬里外非有以聚之欲其懷資仰次得升階之吉也豈可得哉吾鄉風俗近古家君必聚族其遊於外必為祠以聚其鄉人歲時伏臘宴會於其間喜相慶憂相戚若在故里焉鄉先賢有旌陽令許公得仙術能捕蛟蜃以清江湖鄉人德之又客遊涉川者所必禱也

故吾鄉祠咸主旌陽公顏其宮曰萬壽滇黔蜀粵間爲萬壽宮者無慮百數十所貴州有萬壽宮久矣近復闢其前爲殿祀漢前將軍關壯繆公及世所傳文昌神考壯繆生平未嘗至黔然公忠於蜀漢黔故蜀漢地也故黔人思壯繆祠宇甚盛若文昌神史冊無攷惟見於孫可之文所稱張惡子廟記其靈爽甚若可憑藉顯異於蜀之梓潼山去黔近故祠之者亦衆既祀吾鄉先賢又以此鄉所敬畏者配食焉此如禹公與鄉先生敦洽比之雅其爲聚不益大而升不益高乎或又謂文昌與壯繆皆主祿籍吾鄉人士居是邦以占籍獲文武儁不一

人是祠也雖非以求福利祇神人和協若此履信思順

以尙賢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益昌且大也可必矣

余奉

命典滇試來過是邪而前殿適成屬爲之記因推本吾鄉風

俗之古與所以合祀之意援以登石以傳於無窮焉

督學喬公德教碑

近世以文章取士實昉古者敷奏之遺其大者關乎風俗世運其小足以各見其人之心術性情而其所爲輿衰邪正轉移之樞紐則尤督學一官

國家之制府州縣各置學月有課季有考舉行甚勤然其進退不足大爲榮辱鄉會試之科典雖重大又皆僥倖取必於一日之短長苟且者多徼倖焉惟督學任久而權尊考課再三非特一試而已其登降黜取足以奔走一時之駿豪蓋非具卓然獨出於流俗之識者不足以與乎此也抑且物久蛀生法久弊出苞苴請謁甚於他

畧任之非其人則直居奇之藪耳然則非清嚴有道德
慨然有志於天下者又不足以與乎此也今
朝廷首重文學言事大臣亦以愼重學臣爲說而山西裔
公先生適承
簡命來視學吾鄉初試數郡讀所刻課藝稱快公直震一時
流佈駭異或至不敢信已至吾郡每揭牓向之稱快者
益鼓舞駭異者翕然以信相與號呼感奮歎爲數十年
來僅事初公月課拔予第一歲試列第六既竣事以博
士弟子禮見公精明嚴峻不可狎而淵厚之氣四溢所
相糾說皆粹然道德之旨論文以因言察行爲主畢及

試事輙指心曰必此處可以自問方得噫嘻公視他人任此職何如也諸受知生童欲紀其盛爲公之德且以法來者公不能禁予益樂成之爲書其大概於石後之人其能法乎公與有愧於公悲愉驩戚皆如是乎在每閱三年而一覽之感慨或同或異能無徘徊於此碑也夫

督學某公吉安德教碑代

古者取士之制由鄉學以貢興於司徒而獻於司馬自漢以後稍異古法唐開元中以李權之譁始取貢舉之典歸諸禮部至於今不改余備員南省輒思蒐羅天下英才仰贊

一人旁求之意顧獨以爲取士之權尤莫亟於督學之臣蓋禮部有知貢舉之職不能取鄉試未舉之才典鄉試者能舉士於鄉學之中不能拔學使所未收之士是南宮者諸生之極致而鄉學者進士之先資故取士莫學臣亟也吾鄉自宋以來文獻常甲天下近歲科名稍就衰

諸道德懷抱經濟之士或伏處山林不及盡見知於時
亟欲得天下偉人清重負德望有學術者主持學政庶
乎山輝川媚之奇得盡出以效靈當世而從前使者僅
列外臺副貳權地稍輕一切轉移鼓舞之機或不能盡
行其志昨歲
天子悉簡文學侍從之臣分行直省威儀班望一撥京職之
體位尊權尝赫然改觀而待御史公繡衣玉節適視學
吾鄉命下之日爲踊躍稱快於同鄉之人誠以爲
國家取士誠則願得賢學臣思以振故鄉文運則願西江
得賢學臣欲激汗大號轉移鼓舞則願得可行其志之

學臣此數重者一歸於公則所以望公者豈其淺哉䀌公行部風馳漸周列郡吾郡獨以徃者行臺不戒於火經始維新今歲六月始至旣秋家人書來併介九邑士夫言屬序公德教其言公始拔他郡弊絶風淸所登進者他人皆喜一詞曰是宜傳久矣所絀者雖其人亦自以爲當卒莫敢慍焉公且明之聲震一時旣試吾郡乃彌信云夫矯而公者不可久倖而明者不能再至吉安而十三郡周矣明年且大比士吾知破舉者必皆公之所賞者也又明年試士於南宮吾知其得與貢舉之選者必皆公之所尤賞者也余旣可藉手得人上佐

國家人文化成之治以無忝禮臣之職又重念故鄉文運得公而中興夙昔所期暢然滿志其能已於一言哉輒書公所以無負所甚重者以復郡之人士勒之石以傳於無窮且以志吾喜焉

贈庶吉士黃公祠堂記

勅封翰林院庶吉士毅齋黃公祠堂故公所爲西園書院藏書千卷以課其諸子者也其地在新城縣西偏故名西園距城可一里廣纔數畝屋若干楹役倚日峯山前臨清池蒔草木諸花周遭皆修竹其西堂竹色尤近顏曰深碧公嘗讀書其中公旣捐館舍長子上舍君祿以深碧堂爲公神所依因以爲公祠公次子編修君祐與余同書局敘述緣起屬爲之記余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然父沒而不敢不讀父之書亦遺訓存焉耳今因公所爲書院爲祠以祀公于若孫肄業乎其

側僾乎如聞愾乎如見若有所不忍讀顧公之神陟降厥家肅然若教督如其上又不敢不讀夫春秋享祀禮之疏節也繼志述事孝之達者也上舍君之爲公祠其諸異乎世之爲祠者歟聞公少時銳意制舉遭耿氏之亂乃廢其業以養親孝友仁慈藹乎若可挹然志趣獨出乎流俗故課子以儒學而遺命不得作佛事歲饑輒爲粥以食餓者每歲之冬爲衣百襲以衣寒者而佛老之宮未嘗損一錢其識詎高學甚正宜上舍兄弟卓然有立而繼起者將未有艾也余既敘而記之復爲論之如此覽者其知所取法乎公諱志發字周孫毅齋公所

居子孫因以爲公號云

四報祠記

凡祭有祈焉有報焉而報之義有二有報其利者有報其教者禮記謂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報地食其利也報天服其教也其祀人鬼也亦然古之賢者吏於其地或生於其鄉有功德於人者必祠以報之推親地之義也不必吏於其地生於其鄉其功德在天下不必獨私於茲土而其賢可法則亦祠而報之推尊天之義也大河南北所在有三報祠祀宋包孝肅明海忠介宋莊敏三公而商邱西郭之祠尤甚攷包孝肅嘗權開封府旋遷右

司郎中以去海忠介則生平仕蹟未嘗至中州宋莊敏雖商邱人亦未嘗特爲功於鄉黨也然則其祀之也奈何以其賢也古之賢者多矣烏爲獨祀此三公也以其剛也周子論剛柔善惡剛之惡三其爲善也五柔則善惡各三爲剛之爲善也多故聖人思見剛者蓋陽剛而陰柔易春秋之義每扶陽而抑陰則人之法賢也必就剛而去柔矣包孝肅之剛婦孺能知之海忠介則以剛峯自號者也宋莊敏未嘗以剛名然所至以執法著撫保定値歲饑先賑而後聞其在戶部聖節賞賜二十萬抗旨不發裁潞王之國費近十萬旣長吏部獎廉抑貪

不順政府意罪黠吏百餘人奏用鄒忠介不報再疏進之可謂剛矣今商邱士民請於郡守王君篋輿增祀故戶部尚書趙恭毅公改其額曰四報趙公則

本朝所推爲賢且剛者也觀趙公之祀益知昔人所以祀三公者實由於法其賢且剛而予之所以釋三報者信而不誣也趙令初令商邱邑人知之尤深且嘗有功德於茲土則服其教與食其利又兼之矣中州爲陰陽氣雨所和會其風俗中和醇粹未嘗偏於剛然氣質厚重則剛直之意多不然四公之賢何地不當祠而法之獨商邱人士能好賢也哉其同郡彭君嘉問來屬爲之記

書此授之俾刻於麗牲之石時雍正十有二年春正月
也

淸惠堂記

長蘆鹽運使司舊治在滄州西北四十里故長蘆縣明洪武初置官轉鹽其地稱爲北平河間鹽運使北京旣建改稱長蘆今徙治天津廨舍皆新創無舊蹟可考堂皇敢足治事而已亦未有名其題者雍正九年朝廷特簡監察御史彭君轉運長蘆鹽法君故爲刑部郎見知於尙書勵公公靜海人家於長蘆爲近彭君將之官因就叩鹽法所宜亟者公以淸惠題其堂曰能淸而惠鹽法盡是矣彭君旣視事月求所以淸其敝因以惠吾民者爬梳抉剔有所見即列狀請於巡鹽御史其可

專者朝省而夕行減場課耗羨革白鹽剳包外費竈戶積困一時頓蘇又鹽政陋弊商課不實輸多留為鹽資時過補償謂之恤商或不能時償則課因以虧又運使頗受商饋酒食徵逐假借以禮貌商故多以貲得微階者並與運使分庭抗禮相見若主客體褻威損於是課莫敢嚴督其私增鹽值以病民食亦莫能治彭君以為是皆由不清故不能惠也下令輸課必實絕商饋亦不得私謁有犯鹽政者執法懲之商既不敢稽課其狂儈故習又不得行頗以為不近人情然費省課充公私晏然久乃知食其德修也新課既輸積欠所虧近二十萬

亦補輸無遺蓋不獨惠民併惠商於是再期而政成商
裕民和公事多暇以余嘗總督直隸知長蘆事頗詳又
彭君爲余典會試所得士以春秋魁其榜者也寓書來
告鹽政亭不負勵公名堂之意願得一言記之用以自
勉亦因以示來者夫清與惠兩相需者也清而刻則無
以惠民然非清則不能惠申嚴詐私求則下煩而無度
是謂傷清然下煩無度則傷惠實甚今彭君旣清矣旣
惠矣何以相勉其惟勤乎昔僑琰爲政惠化如神其子
勵以爲惟勤而清耳清則慾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其
言不專爲鹽政而鹽政莫能外也因書以爲記俾來者

有考焉他日求長蘆官廨之典故其能舍此堂乎彭君

名家屏河南夏邑人